

引 子

一

卧牛山逶迤连绵数百里，横跨湘鄂两省四县，巍峨挺拔，雄伟壮观。

卧牛山前有一座高不过七十米，方圆不足一里的小山，名叫仔牛山。从远处望去，它倒也名符其实，形状活象一头在母牛身前摇头撒欢的小牛犊。

仔牛山虽然小，可是南进卧牛山，北渡清江河，都要翻越它。也真算得上是战略要地，自古以来就是常动刀兵的战场。

这会，正是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边，染红了大地。仔牛山上，杀声震天，喊声动地。红军钢铁英雄连的百名勇士们同数倍于己的白匪军正在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肉搏战。

两军相逢勇者胜。红军战士们凭着坚定的信念，钢铁的意志，无畏的勇敢，熟练的刺杀技术同敌人拼杀搏斗。

山岗上遍布着敌人的尸体，土地上也洒满了勇士们的鲜血。

血，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不是悲痛与眼泪，怯懦与后退，而是百倍千倍的复仇行动。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血债要用血来还！”

“人在阵地在，把敌人打下去！”

怒火烧身，热血激腾的战士们用已经嘶哑的嗓子如疯似狂地竭力叫喊着，紧握着手里的刀枪，象下山的猛虎，似出海的蛟龙，冲杀在敌群。

整个仔牛山在殊死格斗中颤抖，颤抖……

身高体胖，膀宽腰粗的连长罗猛凶神般地吼着，抡起他手里攥着的一根人多高，碗口般粗细的大木棍，向围着他的敌兵砸去。

头一下，砸倒了一名敌兵。第二下，砸碎了另一名敌兵的天灵盖。第三下更加迅猛有力，随着他牙缝里迸出来的一声：“着家伙！”木棍带着狂风般的啸音，从空中直劈下来。霎时，一名敌兵变成了肉团。

围着罗猛的敌兵吓坏了，纷纷胆怯地朝后退去。唯有一名瘦小的敌兵独自持枪向罗猛刺来。罗猛挥棍向他砸去，敌兵机灵地向旁边一闪，躲过了棍子。罗猛紧接着二次又向他砸去，敌兵向旁边轻轻一纵，罗猛的棍扑了个空，身体一趔趄，差点摔倒。

瘦小敌兵的三角眼狡黠的冲着罗猛眨了几下，似乎在说：黑大个，我就知道你是程咬金的板斧——只三下，看我的吧。他端枪照着罗猛唰唰唰连刺几枪。这几枪真够厉害，不但出枪迅猛有力，而且枪不离罗猛心窝。看得出，他是个拼刺技术纯熟的老兵。

瘦小敌兵的这几枪也给退却了的敌兵壮了胆，他们端着枪又围了上来。

罗猛登时火冒三丈，他再次抡起木棍劈头盖脸地向瘦小

敌兵砸去，敌兵急向后退了半步，将枪横举过头顶来挡棍。罗猛此时多了个心眼，接受了前两棍失利的教训，他见敌兵举枪防守，高举的木棍在空中拐了个弯，狠狠击中了瘦小敌兵的腰部，他惨叫一声，摔出了两米之外。

罗猛还没来得及收回木棍，另一名敌兵在他身后偷偷持枪向他刺来，眼看刀尖逼近后心，旁边的党代表张成发眼尖手快，赶过来一刺刀捅死了敌兵。其余的敌兵仓惶逃去。

罗猛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听到敌兵尸体摔倒在地的声音，扭回头来看了一眼，多少有点不满地说：

“老伴挡，你怎么净抢我的生意！”

张成发没有吭声，微微一笑，算作回答。然后弯腰拣起敌兵的步枪，递给罗猛。

“我看你还是用这个。”

罗猛两个指头夹住步枪掂了掂，又扔给了张成发。

“太轻，我大老罗用不惯它。噯，我说老伴挡，你别闲（咸）吃萝卜淡操心啦，兵器十八件，将将所好不同。当年关云长手持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名扬天下。猛张飞使丈八矛万敌之中取贼将头也威震八方。眼下，你使枪，我用棒，嘿嘿，一回事。”

罗猛得意地把木棍在空中抡了几下，又冲向敌群。

张成发望着罗猛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紧跟着冲了过去。

二班长吴小钢正在同四名敌兵对刺。他猛地一个突刺，刺倒一名敌兵。紧接着一个防左刺，刺中另一名敌兵的腹部。敌兵怪叫一声，扔掉了手里的枪，双手死命地抓住了捅进小腹的刺刀护手。

吴小钢用力连拔了两次，都没拔得出来。他的脑门登时急出了一头汗。当第三次仍没有拔回刺刀时，另一名敌兵的刺刀已经逼近他的胸口。吴小钢侧身躲过刀尖，急中生智的一扣扳机，枪膛飞出的子弹击中敌兵，他松开双手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第四名敌兵的刺刀刺中了吴小钢的右臂，鲜血如喷泉般涌出，痛得他眉头皱成了疙瘩。他紧咬牙关，向前猛跨半步，飞起一脚踢中敌兵下身，敌兵仰面倒地，吴小钢一刺刀结果了他。

剩下的一名敌兵慌乱地把手里的步枪扔向吴小钢，也顾不上看击中没击中，扭头仓惶逃去。

跑着，跑着，敌兵突然看见前面又出现了个吴小钢。上身穿一件白粗布背心，手提大刀正在同五名敌兵厮杀。敌兵连忙收住脚步，两手揉揉眼睛，仔细看着。

一点不错，他同身后追来的红军一模一样。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黑红的脸上，一双眼睛透着杀气。甚至连嘴角上的小黑痣都不差分离。

“妈呀，红军有分身法。”

这位迷信的敌兵尖叫着瘫倒在地上，斤斗骨碌地滚下了山。

大概是敌兵吓破了胆，惊飞了魂，看花了眼，脑袋里起了幻觉。其实不然，他是认错了人，眼前的人并不是吴小钢，而是他的同胞哥哥吴大钢。

说是哥哥，也真有点玄乎。大钢比小钢只早出生一刻钟。为此，兄弟俩还常闹个口角，不过，争到最后还是小钢认输，事实摆在眼前，大一分钟也得算哥哥。

吴大钢、吴小钢这一对双胞胎兄弟，长得确实一模一

样。别说是仓惶逃命的敌兵，就是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也常常认错人，闹笑话。

有一次，吴大钢发高烧。卫生员来给他打针，吴大钢不愿意让人拿着针头朝肉里扎，翻窗户跑了。结果卫生员按住来看望哥哥的吴小钢，不由分说，注射了退烧针。

吴大钢面对五名敌兵，毫无惧色。他瞅空子一刀劈死了一名敌兵。顺势刀背向上一磕，拨回了同时刺来的三把刺刀。胳膊一挥，左右开弓，只见夕阳下刀光闪耀，两名敌兵倒地。

另一敌兵从吴大钢背后向他猛刺一枪，吴大钢急闪身，刺刀划破背心，从腋下穿过。敌兵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身体，一下扑到了吴大钢身上。狡猾的敌兵不等吴大钢转过身来，就丢掉了枪，搂住了吴大钢的后腰。吴大钢连甩几下都没能甩开敌兵，反倒差点让敌兵把他摔倒。吴大钢抡起刀柄猛击敌兵搂抱他腰部的手腕，敌兵痛得尖叫着松开了手，吴大钢飞速转过身，一刀结果了敌兵。

最后一名敌兵撒腿就跑，吴大钢拣起地上的步枪投向敌兵，刺刀正巧穿透他的后心，敌兵咻的一声栽倒在地。

十五岁的小战士黑亮，半弯着腰，紧皱着眉头，虎视眈眈地盯着面前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敌兵。他的神情十分紧张，一张小嘴也不知不觉地大张着，活象要把对方吞吃掉。看得出他是在用全力对付着自己的对手。

冷不防，黑亮向大个子敌兵猛刺一枪，急忙后退两步，又猛刺一枪，再退两步。

大个子敌兵凭着他的个高胳膊长，根本不让黑亮的刺刀逼近他。他的神情显得随便自如，显然看不起面前这个娃娃

红军，还多少有点要弄他的意思。可是尽管他出枪一次比一次迅猛有力，也没能够把灵巧机敏的黑亮刺倒。

两个人就这样对峙着，周旋着，周旋着，对峙着，……

突然，黑亮被脚下的一敌兵的尸体绊住了，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大个子敌兵跨前一步，狞笑着高举步枪向黑亮心窝狠狠刺去。黑亮灵巧地向旁边一滚，大个子敌兵的刺刀扑了个空，深深地扎进地里。黑亮趁机从地上摸起两把土，扬到大个子敌兵脸上。大个子敌兵双手急忙去揉眼睛。黑亮一把抱住了他的双腿，想把他掀翻，大个子敌兵一弯腰，骑在了黑亮身上，双手拌住了他的脖子。黑亮急了，照准大个子敌兵的手腕就是狠狠地一口，血淋淋地啃下了一块肉。敌兵痛得惨叫不止，挥起另一只手朝黑亮脸上砸去。

吴大钢从旁边一步窜了过来，手起刀落，大个子敌兵的脑袋滚出了一丈多远，鲜血溅了两个人一身。

吴大钢一把从地上拽起了黑亮，问：“小黑子，怎么样？”

黑亮啐地一口把嘴里的肉团吐到地上，将手伸进嘴里乱抠着：

“呸，呸，真臭，臭死人……”

黑亮说着又撩起长过膝盖的军装的衣襟擦着嘴角带着腥味的血水。然后弯腰拣起地上的步枪，才神气地回答：

“怎么样！告诉你，赚了两个半，两个半。”

“两个半？”吴大钢有点不解地问。

黑亮踢踢地上大个子敌兵无头的尸体，噙着嘴说：

“这个有你一份，当然只能算我的半个啦。”

吴大钢拍拍黑亮肩膀，慷慨地说：“我这半个送你。”

说完他用手摸摸沾满血迹的刀峰，咧开嘴孩子般咯咯地笑了。他的心里真是舒畅极了。象今天这样的白刃战，对于他是再痛快不过的事了。

黑亮的嘴噙得更高了，说：

“谁希罕你充大方，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我小黑子有手，自己能宰。我还要宰他……”

黑亮没有想好到底再杀几个敌兵。说多了，怕吴大钢说他吹牛，说少了又怕吴大钢笑话，吭吭哧哧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具体数字，最后只是用手含糊地比划了一下。

“再宰他这么多。”

吴大钢丝毫没有注意这些，他见黑亮精神抖擞，斗志旺盛，兴奋地嚷道：

“有种，今天咱们要杀它个痛快。”

吴大钢朝手心啐了口唾沫，把大刀在鞋底上蹭了两蹭。一抬头突然看见不远处，五名敌兵围住了同班战士何元良，他身上已经两处负伤，鲜血沾湿了军装，但是仍然奋力同敌人搏斗。吴大钢心里说了声不好，提着刀就朝他身边跑。没跑几步，脚下踩着一滩血，滑了个跟头。等他爬起来，只见何元良把刺刀狠狠捅进一名敌兵咽喉。与此同时，四名敌兵的刺刀一齐刺进他的身上，何元良摇晃着倒在地上。敌兵们狂笑着，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在他身上乱戳乱捅，鲜血喷泉般涌出来。

“娘的。”吴大钢心内顿时燃起了一盆烈火，他抡起大刀向几个敌兵扑去。

“大钢，别过来。”

何元良拼尽最后气力喊道，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

轰隆，四名敌兵倒在土黄色的烟雾里。

二

仔牛山三里地外的一所破庙前的山坡上，站着一群白军军官。他们的周围，布满了端着花机关枪*的卫兵。

刚刚率领全团从几十里地以外赶来参战的白军一七一团中校团长康德，威风凛凛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双手平端着一架高倍数望远镜，向仔牛山观望。站在他身后的随从，几乎全部都目不转睛地瞅着他。

康德已经观望了很长时间。望远镜的接眼镜在他的眼眶上压出深深的圈痕。额头上不断滴下的汗水把望远镜护圈泡得水涔涔的，象是刚从河里捞出来似的。他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

夕阳的余辉把康德魁梧、健壮的身影斜照在绿茵茵的坡地上。矮胖的一七三团少校团长郭儒松一边用手绢擦着宽厚的额头上滚下的汗珠，一边烦躁地踩着草地上的阴影来回走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夕阳的光泽越来越淡，地上的阴影越来越模糊，郭儒松也越来越不耐烦了。他的心里一阵阵发急，可是他又不愿意直言内心的不满。他早先是个货店老板，后来生意萧落，才弃商从军。他办事、说话，历来都象过去做买卖那样，先要仔细地拨拉着心里的小算盘。吃亏的事，得罪人的话，从来不干不说。这会，虽然康德当着众人的面

* 即冲锋枪

把他冷落在一旁，伤了他的面子，他却顾虑明言奉劝会冲撞这位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同僚。所以只是在一边挺着凸出的大肚皮走来走去，不时地轻声咳嗽着，想以此来提醒康德，身边还有一位团长。

俗话讲：“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堂堂的团长态度不过如此，他身后的副官、参谋们，心里虽有不满，也没有那个人长着两个脑袋，敢贸然站出来说话。不过他们也并不是无所表示，一个个鹦鹉学舌地跟团长学，有的咳嗽，有的跺脚，有的相互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最为突出的是那位深得郭儒松宠爱的外号“小诸葛”的独眼副官，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山响的喷嚏，唾沫星子乱飞，溅了站在他身旁的康德心腹江副官一脸。

“妈拉巴子，瞎了眼……”江副官是个有名的大嗓门，突然一嚷，把周围的人们吓了一跳，全都转过脸来看他。

独眼副官急忙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卑敬地掏出手绢替江副官擦去脸上的唾沫。

“见谅，见谅，小弟只有一只眼……”

独眼副官的话没有说完，康德的副官、参谋们，包括怒不可遏的江副官都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笑声惊动了康德，他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手下人一眼。粗野的笑声象断了弦的胡琴，嘎然而止。

独眼副官悠然自得地掏出香烟盒，取出一支衔进藏着微笑的嘴里。

康德没有理睬郭儒松和他手下人的不满情绪，转回头去，眼睛又紧贴到望远镜的接眼镜上仔细看着，似乎陶醉在

仔牛山的战事里了。

长时间的观望，一方面是由于康德惯有的小心谨慎。还有一个除了他的心腹江副官外谁也不知道的原因：他的视力太差了。

几年前，康德在德国军校学习时，还戴着副近视眼镜。后来，德国军官的仪表风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自己也逐渐感觉到：身为一名军人，给众人的印象应该是威严、气派。戴一副眼镜，未免有点文质彬彬，不成体统。于是，一怒之下愤然砸碎了眼镜。尽管这样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但虚荣心使他始终没有再配眼镜。不光此一点，康德还非常注意军容与着装。这会，他的随从们以及四周荷枪实弹的卫兵们，因为刚刚结束了几十里地的行军，个个热得敞怀露胸，唯有他衣装整齐。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笔挺的呢料军服连风纪扣都紧扣着。用他自己的话讲：“这才是一个军人的真正风度。”

终于，康德慢慢地放下了望远镜。摘下手上戴着的白得刺眼的丝光手套，扔给身后的江副官。然后用右手轻轻揉揉发酸发困的眼睛。这才把绷得象一块铁板似的冰冷的脸扭向郭儒松。

“郭兄，你瞧瞧你的那帮勇士们的威风劲，啊，难怪一个团一天拿不下一个连的阵地。真是废物。”康德一字一句慢吞吞地说。

郭儒松的脸霎时红的象泼了盆猪血。他的心里火辣辣地难受。战事的失利和刚才的冷落，再加上这几句难以入耳的热讽冷刺，使他不由涌出一股怒气：“妈的，兔子也有点脾气，逼急了还会咬人，你康德把我当成软棉花捏的来欺负，

我一不做二不休……”郭儒松越想越气，真想撕开面皮发作一顿。转念一想：康德是军座的红人，他的一七一团又是全军的精锐部队，一式的德国装备。此人后台硬，腰杆粗，势力大，自己惹不起呀……。古人曰，“小不忍则乱大谋……。”

郭儒松真不愧是个生意人出身，肚里的小九九这么一拨拉，权衡了利害关系，尽管心里还似狗咬般疼痛，肥胖的脸上却堆满了媚笑。

“嘿嘿，康兄，郭某人的困境你也略知一二，名义号称一个团，实际上一个半营被军座调走，再说武器装备也……”

不等郭儒松把话讲完，康德不客气地打断了：

“那你也还有二个半营的兵力，难道还吃不掉共匪百十来个人的连？”

“老兄，不挑担岂知担子重，要知道防守仔牛山的是贺龙的部队——钢铁英雄连。”

“哼！”康德冷笑了一声。“钢铁英雄连，在我康德面前，让它立时变成豆腐渣。”

康德就象一个斗架的公鸡，挺胸昂头，对着郭儒松有力地挥着胳膊。

望着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康德，郭儒松气得心尖痛。可仍是敢怒而不敢言，思忖了片刻，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面见军座，凭三寸不烂之舌解脱战事失利之责，强似和这位不可一世的同僚无意义地争辩。打定了主意，郭儒松仍旧笑嘻嘻地，多少含着点讥讽地说：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不管它是钢铁连，还是铁钢连，在康老兄的王牌面前，实难经起一击。好，老兄，祝你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郭某就此告别。”

郭儒松把两手抱在胸前，对着康德晃了几晃，转身骑上他的青色马，带着副官、参谋和卫队走了。

望着郭儒松的背影，康德蔑视地用鼻孔轻轻哼了一声，骂道：

“无用的废物，一只只知道伸手要食的饭桶……”还没骂完，一条毒计突然涌上心间，他眯缝着眼睛向仔牛山望了一眼，转过身去对江副官命令道：

“通知炮连，集中火力向仔牛山开炮。”

一向以善于理解团长心理自称的江副官，此时却对康德的命令感到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压低了大嗓门小心翼翼地问：

“团座，郭团长的人还没撤下来，就开炮吗？”

“开炮，马上开炮。用猛烈的炮火，把仔牛山上的人全部炸死！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兵哪儿抓不到？我们现在要的是时间，时间，懂吗？”康德把拳头在江副官脸前晃了晃。“天黑之前要再拿不下仔牛山，贺龙的大部队就会无影无踪了。”

江副官不愧为团长的心腹。康德几句不显山不露水的话，他马上就明白了团长的用心：一箭双雕，消灭了红军，又削弱了郭儒松的实力……江副官怀着无限敬佩的心情向康德望了一眼，双脚跟猛地一磕，说：

“是，立即命令炮连开炮，把他们全部炸死！”

“慢。”康德又叫住了江副官。

“命令各营，炮火袭击后十分钟，冲上仔牛山。”

江副官点着头跑了。

康德从口袋里取出一根德国造雪茄烟衔到嘴里。他身后的另一位副官殷勤地替他点着了火。两股细细的烟云从康德的鼻孔里钻了出来在他脸前缭绕飘飞。透过青色的烟雾，可以看清他的脸上露着得意的笑容，仿佛胜利已经完全到手了。

三

轰，轰，轰，敌军的迫击炮弹在仔牛山头爆炸，硝烟弥漫，山石崩裂，火光耀眼。

仔牛山上激战的双方，对突如其来的炮击都感到十分吃惊。郭团的白军士兵，被炮弹炸得鬼哭狼嚎，四散逃命。他们作梦也想不到，这些炮弹竟是他们所盼望的援军发射的。

钢铁英雄连的战士们也纷纷负伤倒下，但是他们没有停止战斗，伏在血泊里，开枪射击那些逃命的敌兵们。

党代表张成发刺倒一个转身逃跑的敌兵，大步走到罗猛身边。敌人的突然炮击，使他的心很不平静。但是，他是一个不易于表露自己内心感情的人，铁青的长满络腮胡的脸上，这会毫无半点焦急不安的神色，反而显得格外平静。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不管战场上出现多么危急紧要的情况，都能够镇静自如。这一点是十分可贵，因为在危急的关头，指挥员那怕出现霎间的犹豫与不安，都会给战士们心中蒙上阴影，影响他们的斗志，动摇他们的军心，从而招致战斗的失利。

张成发用缓慢而又干脆的语气对罗猛说：

“老罗，敌人在双方短兵相接的情况下突然开炮，有点

不大对劲，我看是不是先撤回山后工事。”

罗猛拄着木棍站着，微微带着点喘息地说：“怕个熊，他能向自己人头上扔炮弹，咱们就能顶着炮弹干。老伴挡，干呀。你瞧瞧，我这条木棍今天可是吃饱了。”

罗猛洋洋自得地把木棍横在张成发眼前。木棍上沾满了血迹，罗猛把木棍在空中舞了一圈，血滴飞溅。罗猛挥棍要冲向前去，张成发拉住了他。

“老罗，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大部队转移。不是硬拼硬打。只有保存住有生力量，才能完成任务。”

张成发话音刚落，一颗炮弹呼啸着飞来，张成发用力推倒罗猛，紧跟着也爬到了地上。

炮弹从他们头上飞过，落在不远处爆炸。一名正在同敌兵厮杀的战士倒在血泊里。他的脑袋被弹片削去了半个，残存的半边脸斜靠在一块石头上，瞪得滚圆的一只眼睛闪着不屈的光泽。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把扭弯了刺刀的步枪。张成发认出他是昨天刚入伍的新战士龚水根。顿时，一团烈火从他心底燃起。极度的愤怒使得他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地一把攥住了罗猛的手，用从未有过的语调喊道：

“老罗，快撤。”

别看罗猛粗，可也粗中有细。血淋淋的事实和张成发异乎寻常的严厉话语，使他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他略微思考了片刻，果断地说：“撤！”

罗猛从地上蹦了起来，大声嚷道：

“司号员，司号员，吹号，全连撤回山后工事。”

被弹片击中左腿的司号员，听见连长的命令，挣扎着从

地上爬起来，身体一晃，又摔倒了。

张成发两步跑了过去，扶起了司号员，关切地问：“行吗？”

司号员顽强地点了下头，吹响了军号。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滴了下来，嘹亮的号音压倒了炮弹的爆炸声，传遍了仔牛山。

轰，轰，轰，炮弹连续落到仔牛山上，爆起雷样的轰响，腾起冲天的烟雾。

仔牛山变成了翻腾沸滚的火海，山，石，人，全被卷没。

火海中，硝烟里，听到号音的红军战士有秩序地朝山后工事撤去。不断有人被弹片击中，负伤倒下，其他战士马上架起他们，继续撤退。

火海中，硝烟里，敌兵丢盔弃甲，抱头鼠窜。炮弹就象长着眼睛，追逐着他们，在他们身边爆炸，血肉横飞，哭声连天。

火海中，硝烟里，吴大钢沾满血水汗水的背心着火了，他在地上了个滚。后背上的火灭了，前胸还冒着火苗，他索性一把扯下背心，光着黑黝黝的膀子，追杀着逃命的敌兵。

跟在吴大钢身后的黑亮，端着刺刀向一名抱着头飞跑的敌兵刺去。不料敌兵跑得快，黑亮的刺刀扑了个空，一下摔了个大跟头，鼻子脸全磕破了，他顾不得擦抹淌出来的鲜血，一骨碌坐了起来，端起枪，嘴里嚷道：“狗崽子，我让你跑。”说完一扣扳机，打死了敌兵。

仇恨、怒火在战士们心里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们忘掉

了周围的一切。他们的念头只有一个，杀敌，报仇。撤退的号音响在耳旁，他们却根本没有听见。

两个人只顾追呀，杀呀……

吴小钢突然出现在他俩身后，一边跑一边喊：

“大钢，小黑子，撤退。”

两个人仍然没有听见，继续追呀，杀呀……

吴小钢飞步跑到两个人前边，拦住了他们，吴大钢也没看清楚是谁，举刀就劈，吴小钢眼快用手里的枪把刀拨到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

“快，撤回工事。”

吴大钢这才看清楚面前站的是弟弟吴小钢，他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呆呆地看着吴小钢。炮弹把他的耳朵几乎震聋，吴小钢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清。

“愣着干什么，撤。”吴小钢冲着吴大钢挥着胳膊大声喊道。

“什么？撤？”吴大钢这回总算听清了。“不，狗杂种们没有劈光，不撤。”

吴大钢是喊，是嚷，是叫，他自己也弄不清，反正是拼尽了全身气力。不等吴小钢回答，他又要朝敌人扑去。

吴小钢一把拽住了他。“不行，快撤，你没见敌人打炮……”

吴小钢话未说完，一发炮弹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飞起的土块，碎石纷纷砸到三个人身上，头上。黑亮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乱叫，脑袋都麻木了。

大钢朝外边吐着钻进嘴里的沙土，连吐几下都没有吐净，急得他伸手在嘴里抠着。

“我就不信炮弹长着眼睛，吓吓，专……吓，专朝我姓吴的脑瓜上扔，不管它，我今天要杀个痛快。”吴大钢声嘶力竭地跺着脚喊道。

吴小钢因为右臂的伤口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的脸沉了下来，他十分严厉地用同样的声音说：

“胡闹，赶快撤。”

吴大钢甩开小钢的手，他的喷火的眼睛噙着泪花，用力挥着拳头嚷道：

“不撤，就是不撤，我要报仇，为牺牲的同志，为何元良，为咱爹……”

吴大钢一想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好友何元良，想起被国民党保安团钉死在城墙上的爹，浑身的血管简直要迸裂，带着血丝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挤了出来。他一把把挡着去路的小钢推得倒退了几步，摔倒了地上。

“我不听你的，不听，我要报仇，报仇。”

大钢的心情小钢十分理解。他何尝不想再去拼杀个痛快呢。把面前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全部消灭。可是，眼下面临的情况不允许这样做。硬拼只会增加不必要的伤亡。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够多保存一个人，就对顺利完成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添一分保证。吴小钢强压住自己内心的感情，忍住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端起步枪，对准了吴大钢的胸口。

“我是班长，我命令，撤。不服从，我就要执行战场纪律。”

吴大钢惊呆了，他万万想不到平常温和的弟弟顷刻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竟然会如此严厉。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